

教材展望

原住民族語教材編輯的心路歷程

朱清義 (Kolas Foting) 中部阿美語教材編寫組主編

插圖 / 王嘉棻



▲ 2005年1月14日，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各族族語教材主編一起發表族語教材。

原住民國中小學九年一貫族語教材三年計劃終於要拍板訂案了，當初在2002年教育部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委託政治大學原住民語教文中心接辦這個計劃，第一次參加編輯組召集人會議時，赫然發現計劃工程浩大，千頭萬緒，誰都沒把握有能力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課文內容要求標準化統一化的前提下，難度相當高。各族相聚一堂共同研商此大計劃時，問題更加複雜，有人建議各族按其生活背景獨立編輯，有的希望合作編輯，又有人建議提供範本共同彙編，經過多次長時間的討論，終於達成共識，每族為一個單位，共計13單位，再將每一單位細分為40個話，各族分設一個主編輯組及數個副編輯組，而各族的主編輯組或副編輯組是經由各話的召集人共同研商並取得行

政單位的檢核後產生，主編輯組的工作是從無到有，較具挑戰性。舉以阿美語為例，中部阿美語為主編輯組，而其他的北部阿美語、海岸阿美語、馬蘭阿美語及恆春阿美語皆為副編輯組。課程內容之大綱細目經由「課程大綱及教材細目編輯小組」之會商擬定之後，交由主編輯組進行編輯，完稿後再交由副編輯組依照其亞群之生活習俗及各話的差異再做適度的修編及調整，這種做法有兩個好處，第一，課程內容可以達到統一及標準化的要求；第二，乃能保持亞群的地方語言特色。

今年1月在教育部召開的「原住民族語教材新書發表記者會」中，獲得了許多專家學者的好評及族人的讚賞，感認這是一部具有文獻價

值及歷史任務的原住民族語教材，但是在編輯過程，內容不但要合乎現代實用性、多樣性、趣味性及生活化原則，又要兼顧原住民原鄉語言習慣及文化背景，要編輯出精緻完美的族語教材，何以一語「不簡單」所能言表？就以阿美語的「酒瓶」為例，同為一個中部阿美(秀姑巒阿美)主編輯組，馬太鞍用「kofoc」、太巴塢用「katopih」、玉里地區用「talid」，如何取捨？以何為主？這是有關區域語彙差異取捨之難。其二，區域語言習慣之不同，如：“我們有一隻狗。”可有下面有四種說法：1) Ira ko waco niyam cecay. 2) Ira ko cecay a waco niyam. 3) Ciwaco kami to cecay. 4) Cecay ko waco niyam. 這些句法就以較深的結構來

解釋，就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委員各有不同的定見，因此就要花相當長的時間討論。其三，文化差異的問題，如：“媽媽的頭髮又黑又長。”黑在原住民阿美族的思維邏輯表示「髒」的意涵，不可直譯，必須考慮文化與語言層面做適當的修改，將「黑」(kohting) 改寫成「烏黑而有光澤」('omeling)，此類語辭繁多。其四，思維邏輯的不同，有分類卻沒有總稱，如「水果」、「營養」、「精彩」、「長針短針」、「設施」、「方便」、「樂器」等等，都是編輯的一大挑戰。其五，大綱細目編輯委員認為，語言有文字而

無文化，猶如人有形體而無精神，故加入一欄「阿美語小博士」，提供教師課文相關的文化智庫。最後，編完一冊，必須交由匿名的審查委員審查，並提供審查之意見，



▲ 一樣是酒瓶，阿美族語怎麼會有那麼多種說法？

再分別交由各族編輯委員修訂，最後再回傳到政大語教中心做最後的訂稿，完稿後，進行課文內容錄音，以因應並提供網路e化學習。

編輯編委員及承辦工作人員的辛勞應該受各界的鼓勵及肯定，然而在今年9月10日(星期六)，在中研院所召開的「原住民族的語言活力與傳承」研討會中，黃美金教授對辛苦的編輯工作同仁所做帶有批判的言論，其論文資料註釋上寫著：

「這套教材編纂之前，教育部並未曾商請相關單位或學者專家，先就前四年所編之教材，做分析研究、或規劃改進之對策，而承辦本教材編輯之單位又未能提供給編輯委員任何教材編輯相關之研習，且提供了一分以漢人思考模式所纂擬之教材內容，要編輯委員依樣纂寫成原住民族語教材。如何修訂這些教材，使其內容正確、合理及適用，有賴族人及相關學者之努力」，又口頭報告中，黃教授也指出「許多原住民懂得族語，卻不見得懂得編纂教材的原理和教學的方法」。針對這一點，站在編輯委員的立場筆者有話要說。所謂的相關單位除了司掌台灣教育的教育部及原住民教育的原民會教文處之外，還必須要商請哪些單位？抑或哪些特定的人員及專家學者？我想請教各位一個問題，編寫原住民族語教材究竟要依循何者？聽原住民需要什麼？抑或漢人想要什麼？編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族語教材之前，在原民會及在教育部不下十次的討論，也動員全國十三族四十個群的代表一兩百人匯集一堂，討論族語教材的編寫內容及方式，也說明了這種編寫的難度及優缺點，我相信任何一個民族語言教材編寫，必須不斷

地檢討改進，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台灣國語文教材從民國三十八年至今也要經過多少年的革新與檢討，才有今天的光景。筆者參與擬訂教材大綱細目工作，是參考漢語、閩、客及現有的原住民課本等教材之編纂理論，並在時間急迫及40多個編寫組的人才良莠不齊的情況下，所做的權衡。原住民族是與時間競爭的民族，如果每件案子，都必須商請所有的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的認可，原住民可就要滅亡了。

另外，黃教授也提到：「許多原住民懂得族語，卻不見得懂得編纂教材的原理和教學的方法」。這點筆者更有意見，對那些能聽、說、讀、寫的原住民耆老存有鄙夷的想法，乃存留過去漢族的殖民心態及對族人的刻板印象。試問目前在坊間有關台灣原住民教材之中，那一本算是真正是合乎學界要求的課本教材？台灣許多學者們所做的語言研究，大都以西方理論為架構，一般老師及學生都看不懂，太複雜深奧了。更令筆者好奇的是，許多從事英語研究或語言學研究的台灣學者，他們都有聽、說、讀、寫的能力，有的說口流利的英語，也能寫出優美的英語文章及學術論文，為什麼他們也研究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卻無法有如上述的聽、說、讀、寫的能力？何談編寫有



教材展望

文化內涵的語言教材？

編寫原住民族語教材的目的在於讓原住民的學童對自己的族語文化有基本的認識與認同。然而，族語教材編輯工作成了政治權力及個人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筆者個人以過去多年在校教學的經驗及四年多來擔任母語認證委員所觀察到的情形來看，有關原住民教育的事務，如果漢族學者過分介入，會帶給原住民許多無謂的困擾，常使原住民事務的計劃無法順利推動。在多次的研討會議中，赫然發現，推動原住民教育最大的癥結不在原住民本身，而是在操有資源分配權或主導活動的決策單位之中，他們懂得一個部份就想掌控全部，在利益分配及權力的爭奪之下，原住民反成了犧牲品及爭奪的戰場，而承辦原住民事務工作的單位也成了受攻擊的對象。

台灣是世界公認語言紛歧的地方，而原住

民的語言文化是最具學術研究價值與潛力。筆者呼籲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制內設立原住民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專研全國原住民的語言文化教育的專責單位，全國13族40個群中網羅原住民精英，以原住民的思維，從部落出發，以原住民的主體性為主要教育方針，了解原住民的需要，做徹底改造。我們不希望看見以西方或漢人的思維做為改造部落主體性的藍圖，導致案子無法實踐的窘境。更不希望看見凡從事原住民語言文化復振工作的人員，仍然以個人的意識形態及漢人思維來引導族人，更不願看見以台灣主流民族意識及文化霸權的殖民心態來對待原住民。愛台灣原住民的同胞們！愛它就要扶持它保護它，我們取之於原住民，也要用之於原住民，如果台灣學界及研究南島民族的學者專家決心要成為道德實踐的行動者，而非權力的奴僕，原住民必與你同行，感激！永遠！

